

农村社会分层与现代乡村治理

马爱菊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层面。明确农村社会的主体和对象是农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对农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分析目的在于把握结构变迁中各阶层的社会需求特征,调动各阶层参与农村治理的方式和途径,使农村社会达到良治,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建设法治社会;使国家各方面制度科学有效运行。因此,将农村社会分层与现代乡村治理结合起来,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社会分层;乡村治理;现代乡村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5) 01-0117-04

117

治理是一个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基础性部分。因此要从农村基层建设渐进推进国家建设,推动农民政治参与形成制度化、程序化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用现代乡村的良性治理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乡村社会的分化是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政治体系提供合理的参与渠道愿望强烈,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深厚土壤。”^[1]社会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也就是从“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社会的转型也表现在社会分层划分的多样性和各阶层自身利益表达的方式和途径的多样性,农村社会分层也在进一步划分。农村的社会分层

现象在维护社会方面具有某种有益的作用,农村社会分层中,农民民主法治意识有所增强,村务自治参与热情大大提高,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在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持乡村秩序、推动农村和社会资源的整合方面起重要作用。

一、农村社会分层现状分析

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农村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从职业划分、经济收入划分、生活方式、政治认同,都可以将农民多层次划分。农村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目前的农民实际上已经分化成若干利益不同、愿望不同的阶层,而且正在进一步分化之中。”^[2]在这里按照职业、经济收入和政治参与能力将农村社会分成了如下阶层:

农村精英:主要包括村干部、村里集体经济负责人、私营企业主和村里的种植养殖大户,他们或靠着村庄宗族势力较强,社会阅历丰厚享有一定的威望;或依托村里资源创办企业、养殖牲畜发家致富,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是村内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

收稿日期:2014-12-06

作者简介:马爱菊(1989-),女,山东青州市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英,是村里公认的“能人”。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以维护和谋取家庭家族利益为目的的家族文化深深渗透于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农村治理过程中掌握较多的话语权,他们是村内的模范带头人,对社会风气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但是,同时使得相当多的农民对村内事务漠不关心,权利意识缺乏,极大束缚和禁锢了农村其他阶层的政治思想和参政热情。

知识群体:主要包括乡村教师,乡村医生,管理村里红白事的乡村礼仪,或是被村里人公认的“文化人”,他们是民间权威的乡村知识群体。随着国家农村政策的倾斜,乡村内部和外部输送的大学生村官,回乡就业、回乡创业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农村知识群体的比例也在逐年攀升。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是乡村和外界沟通的纽带,对公共事务和行为有自己的看法和原则,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看问题比较全面、深刻,所以这个阶层的农民民主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较强。“由于宏观社会和乡村社会变迁导致村民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模式发生变化,从而,在根本上影响知识群体的公共行为及其价值取向。”^[3]乡村知识群体在村民中威信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在乡村公共领域中所承担的功能。形成以乡村知识群体为整合力量形成“村落共同体”以及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有利于农村和社会资源的整合。

普通农民:主要包括身份农民,即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是收入不依靠农业,而是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职业农民,即生产和生活完全依靠农业,收入来源是家庭农业收入,还有一类农民是介于身份农民和职业农民之间,是半职业农民,他们在靠种地、养殖为生的同时,在空闲时间外出打工,大多时间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只有在农忙的时候才会到农村。目前,农村大量人口外流,外流人口绝大部分是村内的青壮年或是知识分子,普通农民阶层占到了很大的比例。普通农民阶层往往过多的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忽视自己的政治权利,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在外打工期间,找人代投或直接放弃投票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他们是现代农村治理的主体,充分发挥普通阶层农民的主体性和主人翁精神是现代乡村治理很关键的一环。

弱势群体:这一阶层是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主要包括没有生活来源、没有劳动能力、没有赡养人或是抚养人的孤寡老人,村里面的低保户和留守儿童以及残疾人等。现代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出现“空心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现象,往往指的就是这些弱势群体阶层。这一阶层文化水平有限,生活处于窘迫状态,思想上还受到封建迷信思想的左右,政治参与能力不足,民主观念相对于其他三个阶层相对淡薄。“政治现代化包含着全社会各阶层广泛的参与

政治。”“这意味着人们与传统社会有关的态度、价值观念和期望转变为现代社会所共有的态度、价值观念和期望。”^[4]作为农村社会的最底层,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

二、现代乡村治理措施分析

充分发挥农村精英的模范带头作用。精英治理可以集中政治和管理的专业知识,在治理效率、治理成本和治理技术方面都有优势。农村内的精英治理比多数人的治理更有效率,并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治理成本。精英主义理论家罗伯特·米歇尔斯认为:“任何大规模组织都不可避免地带来技能上的分化,这就使人们所称的专家领导成为必要。结果,作出决定的权力逐步被认为是只有领导者才有的技能,这一权力随之被从大众手中抽走而集中于领导者手里。这样,曾经只是集体意志执行者的领袖很快将自己从大众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行动主体。”^[5]这种组织产生的精英是职业政治家的潜在人群,在政党中以这种方式产生的精英就是职业政治家。但是,农村精英村干部公信力的下降容易导致乡村治理失序,使乡村治理陷入困境。农村精英的村务行为对普通农民有很强的示范性和导向性,这就要求农村精英以身作则,给村民做好示范。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在一个政治参与很有限的政治体系中,传统农村精英的支持已足以保持政治稳定;在一个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都很广泛的政治体系中,农民乃是举足轻重的集团。”“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的社会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它积极反对这个制度,它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6]传统农村精英很重要,农村精英作为农民的一部分,要充分发挥农村精英的模范带头作用,维护乡村治理秩序是村干部的职责,因此要加强村委会干部的权威,需要村干部对自身有正确的定位,切实满足村民的需求,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建立服务性基层管理机制。

增加知识分子阶层的参政积极性。知识分子阶层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农村精英的带头作用同等重要,由于知识分子阶层较普通农民而言,有更灵通的信息和头脑,也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就强化了他们在农村的地位和形象。农村治理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要以人的现代化发展作为前提和保障,“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能与各种现代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得以实现。”^[7]“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动中,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都多样化了,社会整合的难度也明显增加了。”^[7]知识分子阶层本身有一

定的政治素养和知识储备,现阶段回乡创业、就业的大学生和大学生村官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主力军,他们所拥有的现代性的政治思维和新型的知识给现代乡村治理能够注入新的血液,他们的知识权威有利于村庄资源的整合。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南于1993年在《使民主政治运转起来》中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网络和规范,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8]知识分子阶层的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有辅助性作用,也对社会运转的效率产生重要作用。知识分子阶层是连接农村和城市的纽带,也是连接乡村社会和国家意识的桥梁,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正常运行。

充分调动普通农民阶层的主体性和主人翁精神。知识群体阶层和普通农民阶层在满足最基本的生活后才有可能去参与社会治理。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对于农民参政积极性的提高有显著作用。“一个国家越富裕,维持民主的几率就越多。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一直强调,只有在一个相对少数公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富裕社会中,才能出现这样一种情景,即人民中的大多数明智地参与政治,保持必要的克制以免盲从不负责任的群众煽动家的蛊惑。”^[9]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上出现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同时农村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还存在农村村民民主自治制度还不完善,农民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这就需要国家在相关农村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不同的阶层收入相差很大,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农业劳动者要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对于已经依靠知识或是土地发家致富的小部分知识群体阶层和普通农民阶层而言,则不需要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很多农民处在农村和城市中游离,即人在农村,心在城市,与农村生活渐行渐远。“一位农民一旦依靠土地谋得了一些财产,便立即阻止子弟务农,让他进城生活,并花钱给他买个政府职务。”“有些人一旦掌握了知识,或者小有资产,就会远离农民。”^[10]要通过增加经济收入,减轻低收入者的经济负担、保障知识分子阶层和普通农民阶层的自身利益等手段,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发挥主人翁精神,重新作为农村的主人,参与现代农村治理。农民在农村治理过程中居于主体性地位,只有当普通农民阶层树立起现代政治意识,自觉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努力投身于农村现代化建设,农村治理才真正能达到良性治理,农村社会秩序才能够得以维持,社会风气才能够健康向上发展。

着重提高弱势群体阶层的受教育程度。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对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占有很大比重的普通农民阶层以及弱势群体阶层。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高低尤其重要和关键。美国社会学家阿尔蒙德指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

清晰地意识到政治施加给个人德影响,拥有获得政治信息的广泛途径,对政治问题持有见解。相反,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缺乏政治认知意识,获取政治资讯渠道单一,对政治问题缺乏见解,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影响政策的制定。”^[11]梁漱溟非常重视人才教育在乡村建设实践中的作用。从文化建设入手调动农民的自觉性,让新农村建设成为农民内在的要求,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农民的自觉是新农村建设最根本最持久的力量。梁漱溟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加强民众教育,而中国的民众多在乡村,所以民众教育即乡村社会教育。“乡村建设运动之作法,即为民众教育,此点毫不含糊,清清楚楚,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12]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始终把培养人才放在首位。他注重教育,运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他在农村设立乡学、村学,用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化社会为学校,使村里的每个人都成为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培养新的社会风气。“农民文化心态的变迁,从正值效应角度审视,无疑为农民自身的现代化以及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但农民文化心态的变迁尚存整体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13]那些陈旧腐化的思想严重制约着农民现代化的文化心态转型,制约着农民、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因此,只有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科学知识,才能够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只有用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够清除陈旧的封建思想,提升和推进农民的现代化思想。

三、总结

总结起来,农村社会分层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农村的社会分层结构对于现代乡村治理,是机遇也是挑战,在促进社会整合以及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社会分层现象也有阻碍会公平竞争合理和造成心理歧视等负面功能。正确对待我国农村的社会分层现状,充分发挥农村精英的模范带头作用,增加知识分子阶层的参政积极性,充分调动普通农民阶层的主体性和主人翁精神,着重提高弱势群体阶层的受教育程度。只有将各个阶层都调动起来,培养民主法治意识,提高政治素养和参与农村治理的能力,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促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是社会的根基,国家顶层设计也要着眼于基层治理,用现代乡村的现代化治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 陈晓莉.政治文明视域中的农民政治参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2] 陆学艺.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 [3] 李庆真.变迁中的乡村知识群体与乡村社会[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 [4]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 [5]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6]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7] 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8] [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9] [美]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郭为佳等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 [10]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陈玮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 [11] [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12] 梁漱溟.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J].乡村建设旬刊,1934,(7).
- [13] 邹玉洁.当代中国农民阶级发展问题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
- [责任编辑:石芬芳]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Rural Area and Modern Rural Governance

MA Ai-ju

(School of Marx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Rural Governance is a part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is the basic level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rural society is the basic problem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purpos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s to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demand of all levels. The ways to mobilize all levels to be involved in rural governance can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refore, combining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dern rural governance will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ocial stratification; modern rural area; rural governance